

初恋 变奏曲

万象文库·中短篇小说

张富广◎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初恋 变奏曲

万象文库·中短篇小说

张富广◎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恋变奏曲 / 张富广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15-2976-3

I. ①初…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045 号

书 名: 初恋变奏曲

著 者: 张富广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万方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 peopledaily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75 千字

印 张: 14.5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976-3

定 价: 45.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初恋变奏曲	1
知音风雨路	136
后记	224

初恋变奏曲

—
1981年9月25日傍晚。

“……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毛毛雨啊毛毛雨……”

辛苦一天了，S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高岩迈着轻盈的脚步，唱着这优美的歌曲走进一号宿舍楼二楼东头的218房间。脱去白大褂，在柔软舒适的三人布艺沙发上靠了几分钟之后，她倏地站起身，似乎想起了什么？啊，她似乎感到了一个人的寂寞。于是，她走到写字台前按下了上面“大三洋”双卡立体声收录机的播放键，歌唱家于淑珍演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电影插曲，便在这温馨浪漫的空间荡漾开来：“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是啊，房间里用水曲柳木料做成、淡青色漆就的三开门的大衣柜、写字台、五斗橱、小书柜新颖而别致，在柔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蓝格白底的布艺沙发、柔软舒适的席梦思床和落地灯都是最时髦的家具。朝阳窗台下两天前刚买的两盆含苞待放的紫玫瑰和一盆盛开着的粉红色月季花散发出阵阵馥郁的芳香。

美好的现实，优越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怎能不令她如醉似痴、心花怒放呢？是啊，几天之后这里就是她与他的新婚洞房。

“啪!”高岩用右手拇指和中指得意地狠搓了一下,猛地站起身对着大衣柜的穿衣镜自我欣赏起来:修长的身段、高高隆起富有弹性的胸脯、白皙细腻的瓜子脸、一双脉脉含情的大眼睛宛如两泓清澈的秋水;刚整过的乌黑少带波浪卷的齐耳秀发沁出诱人的清香;加之那淡雅的银灰色西装、雪白的衬衣穿在身上是那么的合体。29岁了仍然像二十刚出头的窈窕淑女。她情不自禁地用双手从上到下轻轻地抚摸一下自己面颊,痴痴地自我欣赏着,脸上现出美的笑靥。

“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高岩和着立体声欢乐乐曲徜徉在属于她的自由天地里。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一点儿谁能比她体会得更深刻呢?!这幸福是医学院四年寒窗辛劳拼搏换取的。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乃人生四大喜事其中两件,后者她已得到,而前者亦近在咫尺,这两把金钥匙她眼看都抓到了。一年前,在雅琴姐的撮合下,她与北京某部队机关的文化干事、年轻帅气的21级军官杨明华定了终身。很快,她将要嫁给他,像别的女人一样组成自己美满幸福的家庭。不过,现在她总嫌时间老人脚步蹒跚,这一天来得太慢、太慢。国庆节,虽说距国庆节仅有区区一周时间,但此时她急切的心情似乎能把秋水望穿。

半月前,同事李淑云搬走了。两人宿舍成了单人宿舍,不过这是暂时的。10月1日这里将成为她和他的新房,她将在这里度过花烛良宵这人生最圣洁、幸福的时刻——跨越姑娘到少妇的最后分界。想到这里,她感到心跳加快,有点儿羞怯,脸上禁不住浮出一层淡淡的红晕。“紧张什么?真没出息!爱情发展的最高境界,事之必然嘛。哪个姑娘没有这一场啊?!除非终身不嫁。”她自我嘲讽着安慰自己,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歌声停止了。高岩正对着墙上玻璃相框中一幅彩色照片凝神。

这是她去年在北京度假时，和杨明华确定关系后的10月2日，在颐和园知春亭旁拍下的一张她最为惬意的照片：自己和杨明华紧紧地偎依着，坐在那块不知多少恋人曾坐过的、磨得发光的灰褐色石头上，笑容是那么自然、那么陶醉。多好的背景啊：头上湛蓝的天穹，偶尔有几缕白云掠过；面前是随微风婆婆舞动的垂柳；身后碧绿清澈的昆明湖水不时荡起层层涟漪，含苞待放的粉红色荷花玉立其中；西北方向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映衬着万寿山、佛香阁的倒影，真是美轮美奂。她身着淡淡的水红色连衣裙是何等超凡脱俗、妩媚动人；心上人白白净净的脸庞，浓眉下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透射出智慧、坚毅的目光；一米七八的个子，配上一身崭新合体的深绿色军装显得额外英俊、潇洒。是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她就这样独自久久地欣赏着、陶醉着。

古人早就有“望梅止渴”一说，此时高岩的心里说不出的惬意。她想，如果当时用摄像机拍摄下来的话，不是可以和影视剧中情侣在海滩湖畔牵手漫步、拥抱接吻的镜头媲美吗？对，她想起来了，就在她和杨明华请别人为他们拍照时不是看见前方不远处有几个高鼻子的老外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正操纵着一架摄像机对着他们这个方向拍摄吗？对，想必我们也会出现在荧屏上，也会使不少人艳羡、嫉妒呢，即使出现在国外又怎样呢？那也是让人自豪的呀。她满足了，躺在沙发上甜甜地闭上了眼睛……

二

“咚咚咚！”

“谁呀？”听到叩门声，高岩抬起头问了一声，无人回答。

“砰砰砰！”

她急忙站起身，打开房门。

“是你呀，鬼丫头，我当是……”

“当谁呀？当是北京的那位贵客了吧！看都把你给想傻了吧？哎哟，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断；长相思，摧心肝。哈哈……”说罢，李淑云又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坏东西，你都胡诌些什么呀。”她在李淑云胳膊上使劲拧了一下。

“哎哟！不吃辣椒心不发烧。脸红什么？说呀！”

李淑云今年23岁，是去年刚分配过来的本科生，开朗、顽皮、好动；匀称的身材，一双眨巴眨巴的大眼睛仍流露出孩子般的雅气。

“岩姐，快说么，到底想谁了？准不是想我吧？”李秋云仍然不依不饶地靠着门框嬉闹。

“坏东西，掐你的舌头，你咋呼个啥呀，让别人听到……”

“听到就听到呗，你怕什么，又不是偷的。”

“去去去！你还进不进屋里？不想进就快滚，嗯！”她声音不高却很严厉。

然而，李淑云并不怕，仍然和她嬉闹着。

“好吧，想让我滚？行，我滚，我滚。”

李淑云又咯咯地乐了起来。只见她一边天真而又诡秘地笑着，一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了个纸卷儿，故意在高岩眼前划了个弧线，“北京来的。岩姐，你可别后悔啊？”说完转身装作要走。

“给我！”她怎能放她走呢？高岩一步跨上去抢过纸卷，俩人连扯带拉地进了房间，然后倒在了沙发上。

“岩姐，咱不闹啦，说点正经事。人们总说分居两地的恋人，每当看到对方的一次来信或一张照片，就是享受一次幸福的过程。你说是这样吗？”

李淑云用胳膊挽着高岩的脖子认真地问道，然后将身子紧紧地

向高岩凑了凑，等着回答。

“嗯，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也许是吧，可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唉，怎么说呢……”此时，高岩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微微的、令人难以觉察的隐痛。

“哎，说大家干啥，就说你自己嘛。”

“这咋好说嘛，你这个人鬼精灵，以后你自然就会懂得的，小滑头。”

“你才叫滑呢。”李淑云憋不住了，夺过高岩手里的纸卷就要拆开。

“别动！给你拿糖果慰劳一下还不行吗？”

“好好好！不让看就不看。难怪人人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呢！”

高岩趁着拿糖的机会，早已把纸卷塞进写字台抽屉里。

“好，吃糖就吃糖，可这叫吃的什么糖哟？”

李淑云剥了一颗水果糖含在嘴里，又将其余的糖果全部捧到写字台桌面上：“留着等国庆节作喜糖吧。”

“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傻姑娘。”高岩暗自嗔怪李淑云，哪有拿情书让别人评头论足寻开心的，那叫傻。情书的秘密只能让一个人知道，这甜蜜幸福自然不能和别人分享，高岩也是同样。

“死顽固，不看了，走啦。岩姐，先说好，明天看见你熬红了眼，我可要……好吧，对不起，打扰你了女神！晚安！拜拜！”

李淑云“砰”地带上门哼着歌儿知趣地走了。

“还算你聪明，早该走啦。”她心里埋怨道，因为她早等急了。寄信呗，怎么还寄了个纸卷儿？噢，或许是山水风景画吧，这些都是她所喜欢的。他啥时候到啊？信中肯定会告知的。高岩这样揣测着。当高岩再次看看房门确实关好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取出邮卷，在靠近落地台灯的沙发一头坐下来，先欣赏起杨明华的字来。上下

款是隽秀的魏碑体，“高岩亲展”四个字是挥洒自如的草书。是啊，单凭这手好字曾经博得同事们多少回赞誉呀！还有他那人品、地位、相貌等等，这一切都令她如意顺心。还想什么呢？快看看他的归期吧，到时也好到车站接他呀！她小心翼翼地撕开邮卷，里面不是山水画片，也非医学书刊，竟是一本文学杂志。她无心欣赏文学作品，何况她也无此爱好。她认为小说之类纯属骗人的胡编乱造。她拿着文学杂志一抖搂，便从中间掉下一封信来——

亲爱的：

我知道你等急了，等待着我告诉你我的归期。是啊，眼看着国庆节就要到了，原谅我给你写信晚了点儿。你现在在做什么？在想我吗？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可知道，我何尝不在苦苦地思念着你？巴望能一步跨到你的身边，同时也幻想你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嗅到你那诱人的发香。虽未相见心已到，鸿雁传书慰寂寥，你说对吗？我相信，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空虚、寂寞之感一定会得到少许的宽慰。假如现在你会心地笑了，那样我就得到了情感的慰藉。我感到我们的心此时似乎又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又听到了你的心跳，感觉到了你的呼吸，你笑了吗？……

看到这里，高岩果真笑了，“真是个书呆子，发神经”，书信等于现实吗？她心里这样嗔怪着，重新将目光移向信纸——

按计划，9月26日就可以和你见面了，也好帮你张罗张罗。可是，由于有紧急任务，又走不成了……

“咋的了？”看到这里，高岩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亲爱的，本来一切都准备好了，还给你买了两套你喜欢的套裙。可就在昨天，部里的秦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明华同志，我知道部领导已批准你回去完婚。可是，现在又有新的任务，而且这任务指定必须由你来完成。再推迟一下婚期吧，完成任务之后什么时候走随你便……”就这样，我接受了。我想，你一定会很生气，说我不严肃。你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一名军人的责任和义务吗？那就是服从。

亲爱的，爱情本身是严肃、圣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年轻人对崇高、神圣的婚姻加以践踏，导演一出啼笑皆非、有失伦理道德或令人不齿的悲剧。例如，某基层部队一雷达技师的恋人因嫌其提干太迟、没前途，便以进修的名义跨出国门嫁了老外。该技师承受不了这突然失恋的痛苦打击，以致精神抑郁、分裂，竟致走向触电自尽的道路。也许你并不了解部分姑娘和现代军人恋爱的价值取向。“领章一带，相亲相爱；退伍还乡，婚姻泡汤。”类似这样的悲剧已屡见不鲜。

为了维护婚姻、爱情的纯洁与尊严，部领导让我把一部名为《爱情的颤音》的中篇小说改编成话剧，在元旦前上演。这部中篇小说就刊登在我给你寄去的文学杂志上，望闲暇时浏览浏览，品味一下。这部小说一面世就在部队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说真的，我一接触到它，就被小说中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同情、惋惜、气愤，多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令我难以释怀。搞文艺创作是要进入角色的，不然怎能写出荡气回肠的好作品呢？看小说是一种艺术享受，搞创作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高岩君，为了这严肃的工作，不，也为了我们的爱情，请再原谅我这最后一次吧。未来的老婆，说句掏心窝的话，你一切都好，

活泼、开朗、爱美、爱音乐、上进心强，只不过有一点儿，我们情趣爱好有些不同，你不太喜欢文学。你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如何看待文艺的吗？他说：文艺是身体或心理受到创伤后产生的花朵，是用血和泪来培养的。因此小说并不是如你所说的纯属骗人的编造。文学与艺术是在原有社会生活基础上，对要表达的内容经过整理、加工、提炼、升华后的精神食粮。我希望你能多一种爱好，喜欢上文学（对你来说当然是业余的），这样，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必将增添新的乐趣。欣赏文学作品能净化心灵，培养一个人的道德情操。看看吧，《初恋的颤音》里有真、善、美与假、丑、恶的较量，而且你也会为男主角的遭遇潸然泪下，更会为女主角心灵的丑陋义愤填膺。我敢说，如果我碰到那样一位薄情寡义、利欲熏心的女人，我宁可当和尚。相信你看过小说后会对女主人公龌龊的灵魂不齿。你乐意和这样的女人为伍吗？绝对不会的。

原谅我扯远了，我不是在开导你。我相信，你不会因我们婚期推迟而怨恨我吧。我们的爱情之果已濒临成熟，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元旦怎样？请回信交换意见。到时候最好你能来京，好一同欣赏我亲自改编的话剧。

亲爱的，我们谈恋爱都比较晚。你曾对我说是为了事业，我又何尝不是？还记得一年前我们在颐和园知春亭的畅谈吗？你我不是都愿做一束迟开的桂花吗？快了，请再耐心等待一下，珍惜爱情中这一段美好的时光。爱，历久而弥香，再培育一下这爱情的花蕾吧。亲爱的，我们的爱情之花就要开了！愿我们都做迟桂花！并愿你我都做一个甜甜的梦！

吻你！

你的明华

9月21日于北京

三

杨明华的信是甜蜜的，高岩的心更甜。抬腕看表，时针刚好指向22点，还早呢，晚了怎么能马上睡着呢？她心潮难抑。既然心上人推荐了那么一部小说，而且要由他改编成话剧，或许真有它的艺术价值和教育意义呢。不管怎样，还是浏览一下，也好排遣这难熬的漫漫长夜。

高岩用纤巧细嫩的手指翻开装帧素雅的文学杂志，第一篇就是《初恋的颤音》——

引子

男女之间的初恋是异性心灵之间的第一次碰撞，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刻骨铭心的，其深深的烙印也许会伴你终生。

初恋虽并不都是一见钟情、一帆风顺，这之间可能会有徘徊、猜忌、斗争、僵持，甚至于疾风骤雨。但这挫折、风波过后，往往便是雨过天晴，收获了爱的阳光与无限的幸福。真正的爱情应是如此美好！然而，遗憾的是，我的初恋竟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痛和终生永难愈合的心灵创伤。

你说怪不怪，发生在我和我的初恋情人——S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高盼君之间的爱情闹剧已经过去五年多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还提它干什么？嘴是这么说，可实际上难哪！越是想忘掉她，越是忘不掉。高盼君的影子总是幽灵般时不时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出现，初恋的颤音仍在撞击着我这颗受伤的心。

几年过去了，我已有了爱人，并且有了活泼可爱的孩子。是啊，这笔初恋的孽账应该了结了。写出来吧，献给亲爱的读者，献给正处在热恋中的青年朋友。也许他们能从中受到教益与启迪，即便只是一点点儿。为了她，为了我，也为朋友们，我是准备忘掉她

了。只有这样，我长时间受伤的心才会得到些许欣慰与平复。

.....

语言是表达内心情感的符号，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带有这个人的个性和影子。

读到这儿，高岩再也读不下去了。白皙的脸上倏地掠过一层阴云。此时，她仿佛感到有一个无形的怪物在向她窥探。恍惚间，好像有一个熟悉但扭曲的面孔，正怒目圆睁地冲着她大声斥责：“哈哈！高逢君，你这个爱情骗子、伪君子，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爱情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良知哪去了？……”

她感到一阵眩晕。

“省中医院高盼君……五年前……高岩与高盼君有必然联系吗？她上医大之前不是叫高逢君吗？逢君，逢君，她嫌逢君的名字太庸俗，于是就在医大毕业之前费了许多周折才改为现在的高岩。高逢君，高盼君……同姓同君，名有别……唉，不是神经过敏吧？莫非天下果真有这样的巧事？……”她心里乱麻一团，头脑有点胀痛。于是，她本能地闭上双眼，靠在沙发上，想整理一下思路……

苦苦思索良久之后，为印证自己的疑虑，她不得不把目光移向作者的署名：黄锲。黄锲，黄锲，他不是叫王锲吗？……啊，是他。林立果能搞出个“571工程”，难道他就不会搞出个黄锲来？如果真的是他……想到这儿，她不禁浑身一阵哆嗦，头脑“轰”地一下，似乎全部热血都涌到了脑门。

“明华在信上不是说由他改编话剧吗，如果原作者真的是王锲……而明华若知道原作者是以自己与她高岩为原型而写这篇小说的话，那后果将是怎样？……”此时此刻，高岩心里乱极了，用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她感到脉搏在

加快，血压在上升。

她何以如此过敏，是在故意折磨自己吗？不！局外人很难理解她此时的心情，唯有她自己知道，何况在我们的国度里，总有那么多人有将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对号入座的嗜好呢。前段时间，蒋子龙的《开拓者》发表后，不是有人试图和他打官司以正视听吗？

屠戮无辜的刽子手杀人不眨眼，那是兽性。一个人做了亏心事非但没有半点忏悔之意，反而心安理得的话，那他就丧失了人本身固有的良知。高岩既不属于后者，也不属于前者。那么，她属于哪类人呢？……此时，她躺在床上头枕反剪的双手，望着天花板出神。唉……她闭上双眼，心里乱极了，她确有一段和王锬长达近五年的恋爱闹剧。良知告诉她，那是很不光彩的经历。但愿这秘密杨明华永远不得而知，不知道她是所谓《初恋的颤音》的女主角的原型。她越是怕回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思绪越故意和她作对，犹如磁铁的两极指南定北，任你怎么摇转它最终仍回复到本来的位置一样，总要与和王锬初恋的往事扯在一起，拉也拉不回来。于是，记忆的潮水便打着漩儿向她汨汨涌来——

高岩和王锬到底从什么时候产生了恋情，她记不清了。是恋情？是爱情？还是爱情的前奏？那年代，社会舆论是忌讳这种字眼的。“爱情”二字在不少青年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红楼梦》之类的言情小说绝大多数青年人是很难看到的。从小学到中学接触到的一概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至后来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宁做无产阶级的草，不做修正主义的苗”等教育。那时，对于情窦初开的青年学生而言，爱情是模糊的，爱情和婚姻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不管怎么说，大概是1972年秋，她与他就有了那么一点儿微妙关系了，尽管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关系。

在那狠批“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月，学生刻苦读书好像成了一种过错。那时，县、社（人民公社）两级办的学校里，大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娘老子是国家干部、职工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不及吃农村粮的“土包子”。是啊，学习成绩好顶屁用？！大学关停那几年，确实是“学习成绩顶呱呱，不如有个好爹妈”。这也难怪农村出身的同学陈喜调侃城镇户口的同学为高干子弟呢。甚至有些势利的老师对那些吃“皇粮”的学生也是另眼相看。父母在粮管部门工作的能买到奇缺的粮油；在卫生部门工作的可以买到药品，头疼发烧还可以免费或半价治疗；有在县、社机关工作的可批点儿救济款、买点儿奇缺商品或通过关系求得升迁；是军属的还可让其邮寄一两套有钱买不到的草绿军装等等。是啊，在那全国经济几乎陷入崩溃的年代，各种商品极度匮乏，即使买一斤红糖，扯一块布都是凭票供应。没有门路的普通百姓想买斤食用油、割斤肉都是妄想。在王镗的记忆里，直到高中毕业，香蕉、苹果、柑橘等只是抽象的概念，从来没见过长什么样。土生土长的梨子、桃子、石榴、红杏是有的，只是到端午、中秋节时方可品味一番。

王镗这个爹娘“把三垄”的土包子，小学六年级就被公社文教助理点名当“小宝塔”重点培养，14岁入团。1966年7月眼看要考初中了，全年级同学个个像整装待发的战士一样摩拳擦掌，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班主任还拟了各科的重点应试题。记得作文题目是《写给何伟伯伯的一封信》（注：何伟时任教育部长，“文革”初期被摧残自尽）。为了能考个好成绩，顺利考上县重点中学，不少同学废寝忘食，真是熬红了双眼。然而可咒的是，从姚文元和“三家村黑店”的老板吴晗、邓拓、廖沫沙在《人民日报》上商榷、辩论的逐步升级，十年动荡的浩劫便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上

演了。

按照上级停课闹革命的通知，全国中学停办，大学关门，小学六年级升初中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不过庆幸的是，小学校可照常上课，学生可照常升级。然而，王锬他们却整整上了三年六年级。这样，原比他们低两届的学生便成了同级的同学。恐怕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奇迹”！

老三届六年级升学无望，不少学生加入了全国大串联、串而闹、闹而砸的队伍，但安分的同学又感“烫剩饭”乏味，就干脆看起闲书来。王锬曾有一位叫齐铭的同学，因看《封神演义》着了迷，课间休息时竟将此大部头课外书籍从课桌抽屉里拿出来，摊开在桌面上，桌子缝儿里插上柏枝，面前白纸条上写上XXX之神位，然后双手合十，闭目凝神，嘴里念着咒语，引来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不知是出于逗乐打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王锬竟也鬼使神差似的学着齐铭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摊在课桌上，写下如此对联：“吾兮读书八年整，何时毕业鬼难知”，横批是“悲观失望”。结果遭某同学告密，他这个当班长的便受到校方和班主任的严厉训斥，并交了书面检查才算过关。用王锬自己的话说，这是他12年求学生涯中受到的唯一“奇耻大辱”……

1971年初，王锬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县里最好的第一高中。这时正是号召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红专道路、学习至上、知识万能”、“铲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苗苗”的非常时期，然而，王锬对此却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他坚信知识能改变一切，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念已在他心底牢牢扎根，因此激励他苦读求知的欲望有增无减。当然，学校师生对他嗤之以鼻的有之，但投以敬佩目光的也不在少数。因为，人们的心灵深处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知识的追